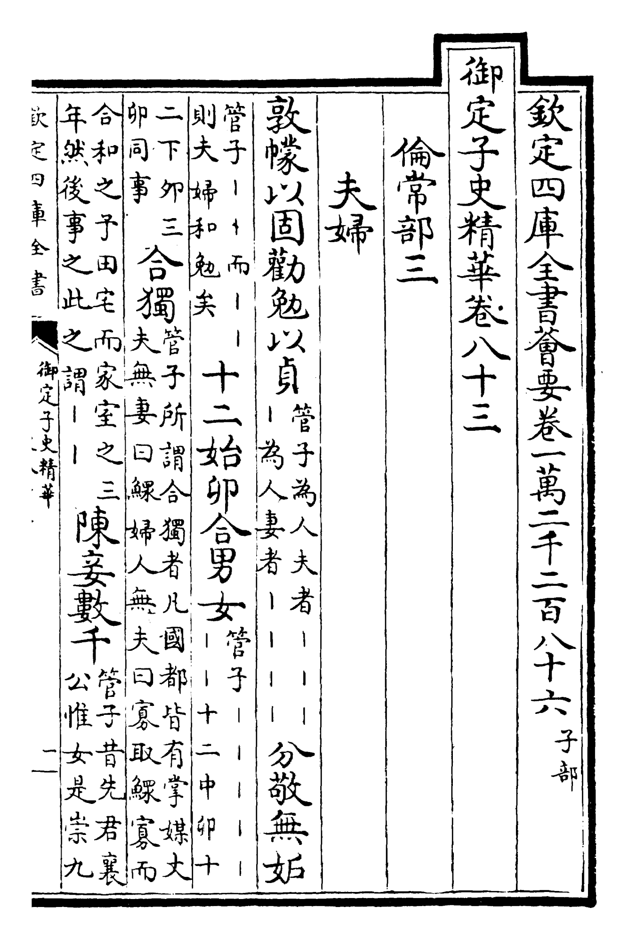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六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倫常部三

夫婦

敦懞以固勸勉以貞 管子為人夫者｜｜｜｜為人妻者｜｜｜｜ 分敬無妬 管子｜｜而｜｜則夫婦和勉矣

十二始卯合男女 管子｜｜｜｜｜｜｜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合獨 管子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

陳妾數千 管子昔先君襄公惟女是崇九

妃六嬪｜｜｜｜

管仲婢子

管子桓公使｜｜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壯託乎老姣託乎惡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相御之妻

晏子晏子為齊｜出其｜｜｜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

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保之妾 晏子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俱足梁肉

辟拂 晏子｜｜三千謝於下陳

天地和 墨子夫婦節而｜｜｜

二十處家十五事人 墨子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不敢毋｜｜女子年｜｜毋敢不｜｜

請為妾者數十未止 莊子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馬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夫子｜｜｜而｜｜也

夫在芸耨妻在機杼 尉繚子｜｜｜｜｜｜｜｜民無二事則有儲畜

母好子抱母惡子釋 韓非子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者其｜｜然則為之反也其｜｜者其｜｜

出常成居幸

韓非子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丨丨也其丨丨丨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衣文之媵 韓非子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丨丨丨丨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

失合 荀子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丨丨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致功致臨 荀子請問為人夫曰丨丨而不流丨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

惡敗出妻 荀子孟子丨丨而丨丨可謂能自彊矣

敬先妣之嗣 荀子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丨丨丨丨丨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

爾相見上

重始 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丨丨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荀子｜｜｜｜｜｜｜｜十日一御

家氏 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之中有斂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也然而有大甚注家氏婦氏

維家之保 揚子夫妻反道｜｜｜｜注夫在外妻在內各反其事則家道正故正保

擇德 文中子古者男女之族各｜｜焉不以財為禮

禍福之階 國語夫婚姻｜｜｜｜也

學於舅姑 國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者也

如賓 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

老婦壯妻 國語命壯者無取｜｜令老者無取｜｜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良婦 戰國策出婦嫁鄉曲者｜｜也

相室 戰國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何也東門吴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注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老

妾 戰國策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

上活主父下

存主母 戰國策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以||||以|||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

儷皮為禮 史記三皇本紀於是始制嫁娶以||||

寄豭逃嫁 史記秦始皇紀夫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良妻 史記魏世家家貧則思||

欲求賢

夫從張耳 史記張耳傳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按亡其夫徐廣曰其夫亡也漢書無亡字作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如庸奴也

攻苦食啖

史記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其可背哉注食無菜茹為啖

人材足依

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乃舍都亭臨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

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馳歸成都 見上 **當鑪滌器** 見上 **侍兒** 史記袁盎傳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

立軺併馬 漢書平帝紀又詔光

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注服虔曰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

生化之本 漢書五行志夫婦|||

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漢書張安世傳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大官私官並供具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

負戴相隨 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

細君 漢書東方朔傳歸遺||又何仁也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按漢時女子名細君者又有楚王女孫遠嫁烏孫古人名多同似以為朔妻名者

近是**夭壽之萌**漢書王吉傳夫婦人倫大綱｜｜｜｜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

東家棗完去婦復還漢書王吉傳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其厲志如此

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漢書王吉傳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按駿吉之子

畫眉漢書張敞傳敞為婦｜｜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牛衣涕泣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

卧｜｜中與妻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

雖賤為家陽雖貴為國陰 漢書杜鄴傳男｜｜各｜其｜｜女｜｜猶｜其｜｜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種宜子 漢書王莽傳為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

首妻 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男女全具者

賜胎養穀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值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後漢書王良傳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乾坤咸恒 後漢書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下經首｜｜

下牀拜答 後漢書樊英傳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按寔陳寔

真梁鴻妻 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

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妾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丨丨丨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舉案齊眉 見上

君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 後漢書袁隗妻傳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遺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

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若欲｜｜｜
｜｜｜｜乎｜｜請｜｜｜｜｜｜｜矣隗又曰弟先
凡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
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
窮道奥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
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
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不能屈帳外聽
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見上

參配陰陽通達神明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婦
之道｜｜｜｜｜｜｜｜｜信天地之正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
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
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
用一
也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陰陽殊
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

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寛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寛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夫有再娶婦無二適見上

下妻後漢書光武帝紀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搔背垢後漢書百官志注丁邯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詣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其｜｜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新婦所乏惟容魏志夏侯尚傳注魏氏春秋曰許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從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

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

女蜀志諸葛亮傳注襄陽記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

冠幘起對吳志顧雍傳注吳書雍族人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加襲｜｜趣令妻

悉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劉琰傳琰車服還其貞潔不瀆如此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教｜｜｜｜｜｜

南向北面晉書何曾傳年老之後子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妻｜｜再終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喪不御內晉書劉寔傳喪妻為廬杖之制｜｜｜｜｜

擇夫晉書王濬傳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不知卿堪作夫人

不晉書山濤傳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郭氏為之小損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晉書孫晷傳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棄華尚素見上奉如君父晉書劉殷傳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殷｜｜｜焉不作凡人妻不為庸夫婦晉書慕容垂妻段氏傳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季妃亦曰妹亦

｜｜｜｜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李妃焉

綠珠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借馬追及累騎而還

晉書阮咸傳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客｜｜｜既及與婢｜｜｜｜

巧作

晉書桓溫傳於

北方得一｜｜老婢訪之

協趣　宋書宗炳傳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秉薄笨出市買易　宋書劉凝之傳凝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車｜｜｜｜周用之外輒以施人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共安儉苦　見上

寒雪送還天晴復迎　宋書朱百年傳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上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妻｜孔氏｜｜｜｜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

絲二五尺好飲酒過醉或失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素對 齊書王思遠傳宋建平王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傾家送遣

對飲視事 齊書沈文季傳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竟日而——不廢

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 齊書卞彬傳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諸多詭異———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齊書賈淵傳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周公阿杜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

｜｜忌妻悍室梁書劉峻傳敬通有｜｜至於身操井臼余有｜｜亦令家道轗軻年六十餘猶未他適梁書顧協傳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此女｜｜｜｜協義而迎之鄉里南史張彪傳彪謂妻楊呼為｜｜耕前鋤後南史陶潛傳潛字淵明少有高趣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于｜妻｜于｜志趣亦同見上三綱之首魏書文成帝紀詔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婦之義｜｜｜｜禮之重者莫過於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好合積年敬事不替魏書蕭寶夤傳尚南陽長

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竇黃盡肅雍之禮雖｜｜｜｜而｜｜｜｜竇黃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竇黃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南人好奇

魏書張讜傳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為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呼婦為妹妹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

比賈充置左右夫人

北齊書魏收傳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産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之｜｜｜｜｜｜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健

婦夫半　北史裴延儁傳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為｜｜｜按澤延儁曾孫

別宅　北史胡國珍傳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亦無朝拜之禮按長粲國珍從曾孫

本國有婦情不忍乖　舊唐書吐蕃傳初太宗既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退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又以瑯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父母所聘｜｜｜｜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

散厭扃戶　舊唐

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

入幃剔目 唐書房元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中｜一｜｜示元齡明無它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署帛 唐書賈直言妻董傳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宛然及浸沐髮墮無餘

漁童樵青 唐書張志和傳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

並封孺人 宋史劉光世傳又請｜｜其三妾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指腹割襟 元史刑法志諸男女議婚有以｜｜｜｜為定者禁之

緌多士女 夏小正二月｜｜｜｜｜傳緌定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民民以度 逸周書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

｜｜｜注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歌黃鵠劉向列女傳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

弟紡織為産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曰｜｜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宜家富

壽焦氏易林韓氏長女嫁於東海多貌美好｜｜｜｜利得十倍春桃生花季女宜家

焦氏易林｜｜｜｜｜｜受福且多結衿待時焦氏易林季姬踟蹰｜｜｜志不相

思焦氏易林三婦同夫｜｜｜｜心懷不平至常愁悲少妻在門之子悅喜焦氏易林

娶于姜女駕迎新婦｜｜｜｜｜｜｜｜丁男長女可以會同焦氏易林冰將泮散鳴雁

雍雍｜｜｜｜｜｜｜｜｜｜三姓同食焦氏易林男女合室｜｜｜｜婚姻孔云宜我孝孫宜吉

焦氏易林既嫁｜｜出入无咎女君男君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夫為｜｜故名其妻曰

女君也

夫尊於朝妻榮於室

班固白虎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隨夫之行

女生外嚮

班固白虎通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有從夫之義

法五行異類相生

班固白虎通不娶同姓何法乃也

取象六合陰陽

班固白虎通夫婦法人有施化端也

四禮

班固白虎通婦事夫有馬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

其妻一呼即還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
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

白狐造禹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
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於｜禹曰白者
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
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
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

結髮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有母｜｜於先君而生寡人

炊扊扅

應劭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問之乃其故妻
也還為夫婦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
別時烹伏雌｜｜｜今富貴忘我為

投畚

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耕
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
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
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

能為人所制者妻｜其｜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白頭吟 葛洪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以自絕相如乃止

種玉 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作義漿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汝後當得好婦乃種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狂因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

貉子 劉義慶世說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常妒乃罵秀為｜｜秀大不平遂不復入

婦人卿壻 劉義慶世說王安豐婦嘗卿安豐安豐曰｜｜｜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雷尚書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凡婢僮奴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丨丨雙聲春風曰丨丨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按凡古音梵

藁砧

吳兢樂府古題古詞丨丨今何在藁砧趺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不相面

趙璘因話錄代宗以郭尚父勳高無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忽娼丨丨丨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鐶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自

為小君剪裁馮贄雲仙雜記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為婦人衣紳｜｜｜｜｜

燭圍馮贄雲仙雜記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

內記室袁郊甘澤謡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

燈婢王仁裕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以木雕矮婢飾以綵繒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之為｜｜

祗候人莊綽雞肋編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為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為貼身或云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為可笑

左右人見上

真詩家語趙德麟侯鯖錄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放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耳

烏合之人趙德麟侯

鯖録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一生人**陸游老學菴筆記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喜其多淳謹也

以䩦易履陶宗儀輟耕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市人家妻臨行｜所穿綉｜一｜程一｜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程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䩦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

以所成布匹償所粥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為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鞋履示之合巫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寄衣侑詩 陶宗儀輟耕錄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丨丨丨以丨云情同牛女隅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林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比肩人 坤

誠齋雜記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丨丨丨後死合塟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燕常宿於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吴人

又呼為小比肩

小比肩見上

詞女夫伊世珍瑯嬛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為丨丨之丨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倫常部四

兄弟

寬裕以誨比順以敬 管子為人兄者丨丨丨丨為人弟者丨丨丨 友兄 墨子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丨丨悌弟 同師而學 列子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丨丨丨丨進仁義之道而歸 兄啼 莊子有弟而丨丨注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 緩儒弟墨 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丨為丨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丨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敬詘不苟荀子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而｜｜曼面為姊揚子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實壯士之靡也按政聶政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國語人有言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怨不徵於它國語且夫兄弟之｜｜｜｜｜｜徵于它利乃外矣青陽夷鼓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與｜｜皆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異母史記呂后紀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皆有馴行史記管蔡世家冉季康叔｜｜｜｜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

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

坐兄南鄉自坐東鄉 史記武安侯傳嘗召客飲｜其｜蓋侯｜｜｜｜｜｜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奴畜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之不以為兄弟數

不以為兄弟數 見上

公昆弟 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食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丨丨丨家於長安注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公昆弟謂廣國等也**採桑為符信**見上**丐沐沐我請食食我**見上**羹盡櫟釜**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丨丨丨丨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漢書櫟釜作轑釜**巨嫂**見上**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史記陳丞相世家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先後**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

丨丨宛若按漢武帝紀注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

同產

漢書兩龔傳大夫其上子若孫若丨丨同產子一人注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讓爵辟兄

漢書韋元成傳初元成兄宏為大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甍元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元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丨丨丨丨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兄宏太山都尉遷東海大守

相代為太守

漢書馮立傳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馮君小馮君見上

俱為諸儒所稱

後漢書魯恭傳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學士爭歸之太尉趙憙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丞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欲先就其名 見上

讓國至行 後漢書丁鴻傳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卒鴻當襲封上書｜｜於盛不報既葬廼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廼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顯宗甚賢之

仲公 見上

不如孝肥飽 後漢書趙孝傳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

羸瘦丨丨丨丨丨丨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名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

十日一就衛尉府相對盡歡見上閉戶自

撾後漢書繆彤傳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事彤深懷憤歎乃丨丨丨丨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八龍後漢書荀淑傳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丨丨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賈氏

三虎 後漢書賈彪傳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丨丨丨丨偉節最怒按偉節彪字

左右手 後漢書袁譚傳兄弟者丨丨丨也

許武割産 後漢書許荆傳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吕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産吕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吕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吕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密謀豫藏匿變 後漢書李燮傳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丨與二兄丨丨丨丨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

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絶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 見上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謂之諺曰｜｜｜｜｜｜｜

公會相見退無

私面吳志諸葛瑾傳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丨丨丨丨丨丨

八達晉書安平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有兄風不晉書安平王孚傳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丨丨丨丨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

六龍晉書溫羨傳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丨丨

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晉書郭奕傳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遣而不問

二陸三張晉書張亢傳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丨丨丨丨

人琴俱亡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

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因頓絶

葉頳荊枝華承棣萼 晉書孝友傳序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性合則｜｜｜｜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尠

推肥代瘦讓果同衾 見上

性不畏病 晉書庾袞傳庾袞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

含笑先嘗 宋書張暢傳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暢｜｜｜｜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

籬隔門庭 宋書謝瞻傳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

耶乃丨丨丨丨曰吾不忍見此

奉兄如父 宋書蔡廓傳丨丨軌丨丨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馬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世論猶在兄後 宋書羊欣傳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丨丨丨丨丨丨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

濁酒忘愁圖籍相慰 宋書王徽傳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丨丨丨丨丨丨丨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按徽告弟僧謙靈書中語

唯取圖書 宋書王曇首傳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宏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丨丨丨而已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宋書王曇首傳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宏曰卿弟如何卿宏答曰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高祖大笑阿連才悟宋書謝靈運傳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丨丨丨丨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宋書朱修之傳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粗飯脩之曰此乃丨丨丨丨丨丨丨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携姊之鎮分祿供贍見上

阿于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後廆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為丨丨

推財與弟齊書褚淵傳淵丨丨丨丨唯取書數千卷

張氏五龍齊書張岱傳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

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廉勝獨立十倍於我**齊書褚炫傳炫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乃｜｜｜｜也

腰鼓兄弟齊書沈沖傳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

我能死爾能報齊書沈文季傳父慶之宋司空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

外朗內潤齊書衡陽王道度傳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其弟｜｜皆良璞也

皆良璞見上

時人呼為四皓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

比之姜肱兄弟梁書張弘策傳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

凡為人長殊復不易梁書徐勉

傳嘗為書誡其子崧曰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

迎居官舍參分祿秩

梁書樂藹傳藹姊適徵士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姊｜｜｜｜｜｜西土稱之

同乘而歸

梁書傳映傳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

頻仍夏侯

梁書夏侯夔傳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前兄後弟數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

常同一室卧起

梁書韋放傳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

將遠別及行役初還丨丨丨丨丨時稱為三姜丨**四裴**梁書裴子野傳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緈並有盛名所謂丨丨也**謝有覽舉王有養炬**梁書王筠傳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梁書江革傳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驂分兩陛**梁書張緬傳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緬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丨丨趨丨丨前代未有也時人

榮之按綰緬第四弟**識藝過臣飲酒不及**梁書謝舉傳舉中書令覽之弟也高祖訪舉於覽對曰｜｜｜｜甚遠惟｜｜｜｜於臣**大小王東陽**梁書王承傳朱异用事車馬常填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小東陽即承弟穉也按南史穉作幼

兩到梁書到溉傳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復似凌寒竹

大小南郡梁書劉之亨傳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南郡｜｜｜云

比謝氏烏衣之遊梁書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眕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

噬家人梁書劉覽傳除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

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丨丨丨**三筆六詩**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丨丨丨丨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兄弟九人並知名當世梁書杜𥶡傳𥶡丨丨丨丨兄嵩岑從岌嶷巘岸及弟幼安丨丨丨丨丨

相代為殿中梁書到沆傳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丨丨丨丨丨當世榮之

三妹並有才學梁書劉孝綽傳其丨丨丨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丨丨丨丨悱妻文尤清拔

卿家士龍陳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丨丨之丨丨也

兩周陳書周宏正傳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宏正與宏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啟元帝元帝謂朝士曰

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丨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

大小僕射

陳書袁憲傳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因目簡懿為丨僕射憲為丨丨丨朝廷榮之

對惠連輙得佳語

南史謝惠連傳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丨丨丨丨丨丨丨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衞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丨丨

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馬時人以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何氏三高

南史何允傳初允二兄求點並

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大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丨丨丨

山小山見上

若蜂腰南史周朗傳宏讓弟宏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丨丨丨矣

柳氏二龍南史柳惔傳惔好學工製文尤善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丨丨丨丨可謂一日千里

卿文弟武南史齊南豐伯頴胄傳頴胄好文義弟頴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頴胄詩合旨上謂頴胄曰丨丨丨丨宗室便不乏才

三陸南史陸慧曉傳三子倕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丨丨

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魏書廣陵王羽傳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耳咸陽王禧對曰臣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

並為上賓魏書閭大肥傳太祖時與其弟大埿倍頤率宗族歸國太祖善之尚

華陰公主賜爵其思弟與其子丨丨丨丨入八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魏書王慧龍傳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録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白首同居

魏書寇治傳治兄弟並孝友敦穆丨丨丨丨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景伎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危坐相敬如對賓客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丨丨丨丨丨
丨

||同盤而食 魏書楊椿傳吾兄弟若在家必||||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大崔生小崔生 魏書崔亮傳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借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冲冲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無復怵廹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

大至

雙生

魏書崔光韶傳光韶與弟光伯丨丨操業相謀特相友愛

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

魏書崔光韶傳吾兄弟自幼及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

讓逸競勞

魏書吳悉達傳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丨丨丨丨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

王氏九龍

北齊書王昕傳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醖藉世號丨丨丨丨

三馬俱白眉

北齊書孫靈暉傳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廣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丨丨丨丨丨者也

二蘇

周書蘇亮傳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丨丨焉

作脯

隋書牛宏傳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宏駕車牛宏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宏聞之亦無所怪問真荅云丨丨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

一門二王 隋書乞伏慧傳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冦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丨丨丨丨稱為貴顯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隋書盧昌衡傳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 北史楊播傳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

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到所寄輒對之下涕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焉

娣姒為妯娌　北史崔休傳休弟寅子愍字長讓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為長讓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

大二小二　北史崔休傳長讓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

三武　北史陸俟傳寛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寛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按寛俟曾孫

四括四黃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

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守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為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茱勁勴輯字獲宗晃字仲黃茱字季黃勁字少黃勴字幼黃並以

皆卿相才 舊唐書溫大雅傳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也

學業顏優職位溫盛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師魯俱在東宮顏博與師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氏為｜其後｜｜｜氏為｜

兄弟自相替代 舊唐書韋思謙傳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名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

遷鳳閣舍人｜｜｜｜即日

酪酥醍醐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贊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質美而多入為｜員為｜｜賞為｜｜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崇棣碑舊唐書賈敦實傳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於兄之碑側時人號為｜｜｜

太冲無兄孝端無弟舊唐書李知本傳父孝端隋獲嘉丞初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宦最高孝端方之為劣鄉人為之語曰｜｜｜｜｜｜｜｜

大秦君小秦君舊唐書秦景通傳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嘗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時方荀氏舊唐書賀德仁傳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丨人丨之丨丨陳鄱陽王伯山為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為高陽里

王氏三珠樹 舊唐書王勃傳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丨丨丨丨丨也

燕見終日如布衣禮 唐書韓王元嘉傳與弟靈夔友愛丨丨丨丨丨丨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對管華近 唐書溫大雅傳高祖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丨丨丨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進工部侍郎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為粥燎須 唐書李勣傳性友愛其姊病嘗自丨丨而丨其丨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自比王謝 唐書崔湜傳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丨丨東晉丨丨

江東三岑 唐書岑羲傳第

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彬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沐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乃薦羲為溧水令

三戟崔家 唐書崔琳傳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遷太子少保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

文詞類兄 唐書白敏中傳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其｜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

三列宿 唐書韋湊傳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

花萼集 唐書李乂傳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為一集號李氏｜｜｜

八院相對 唐書裴寬傳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

擊鼓會食 見上

韋趙兄弟

人之杞梓　唐書韋述傳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云

衣冠光韙　唐書薛播傳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丨丨丨丨

三楊　唐書楊憑傳善文辭與弟凝淩皆有名大歷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丨丨

德星堂　唐書崔鄲傳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鄲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德光里搆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丨丨丨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大小大夫　唐書李光進傳王承宗范孝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號丨丨丨丨

昆弟若五星　唐書竇羣傳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集行於世義取丨丨丨丨丨然

對擁旌節　唐書楊汝士傳

開成初由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世榮其門陸家姑唐書張巡
傳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竇氏五龍宋史竇儀傳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
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當時號爲｜｜｜｜二宋宋史宋庠傳弟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
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曰｜｜以大小別之三孔
宋史孔文仲傳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名滿天下宋史洪适傳紹興十
三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辭科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瓜果必相待共
嘗宋史趙汝愚傳父善應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衣已製未服不敢服一｜｜之微｜｜｜之孫
氏三龍宋史孫逢吉傳孫逢吉字從之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相爲師

友宋史陸九齡傳與弟九淵丨丨丨丨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

四桂金史李獻能傳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丨丨堂

世號雙璧元史巙巙傳兄回回字子淵與弟巙巙皆為世之名臣丨丨為丨丨云

諤諤之弟劉向說苑父無諤諤之子兄無丨丨丨丨其亡可立而待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稙熟劉熙釋名青徐人謂長婦曰丨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荊豫人謂長婦曰丨熟祝也祝始也

况父法班固白虎通謂之兄弟何兄者况也丨丨丨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二鳳常璩華陽國志杜軫字起宗蜀郡成都人也軫二子長子眺字長基少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號丨丨

難兄難弟劉義慶世說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名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

元方丨為丨丨季方丨為丨丨**皆玉**劉義慶世説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明孰賢曰二荀丨丨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劉義慶世説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是以為丨丨其丨丨丨其丨丨丨其丨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吾家晏平仲**劉峻世説注晉陽秋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丨丨丨丨丨丨**堂前紫荊**吳均續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丨丨一株丨丨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秭歸**酈道元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丨丨縣秭與姊同**前襟後裾**顔氏家訓兄弟者分

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丨丨丨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僕妾為雀鼠妻子為風雨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之丨丨丨甚哉

向來未著衣帽顏氏家訓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丨丨丨丨丨丨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各臥東西壁一牀劉肅大唐新語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丨丨丨丨丨丨丨而已除服乃歸私室

雙舉劉肅大唐新語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為州

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　**楊氏兄弟賔客皆**
丨丨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同穆氏兄弟賔客各殊　李肇國史補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此為優劣

自乳兄子　李肇國史補元魯山丨丨丨丨數日兩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自與洗沐同榻而寢　趙璘因話錄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有堂弟浪跡好吹觱篥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公堂輟饌以餉　趙璘因話錄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于丨丨丨已丨丨丨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

以將略顯用儒術進　郃博聞見後錄文中子王通字

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諆丨丨丨丨而元則丨丨丨丨

三羅 邵博聞見後録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丨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四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倫常部五

朋友

交慶管子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丨之丨也 寡交多親管子丨謂之知人 烏集之交管子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丨丨丨丨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呰 初驩後呰見上 天生朋以為夷吾舌管子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丨丨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

按朋謂隰朋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貴

師愛資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丨其丨不丨其丨雖智大迷　湛蘭子晏

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顚子之所湛

必求詘乎不知巳而申乎知巳　晏子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

令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嚮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廼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

揚美削行 晏子嬰之家俗間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入不相｜｜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

能終善 晏子列士並學｜｜｜者為師｜

傾蓋 子華子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老師先生 子華子今天下｜｜｜｜端弁帶而說乃

以是台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惟此之事是事禍也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此之謂也

慎染

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管鮑善交

列子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者小白善用能者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見上

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

列子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子皆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廢藥 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丨丨乎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請為父子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造父師泰豆 列子｜｜之｜曰｜｜氏

三年一眄 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

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

五年一笑見上**七年一竝坐**見上**中分魯**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耶

虛往實歸見上**洗我以善**莊子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耶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内外見上**莫逆於心**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遂相與為友

鑪捶間莊子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

丨之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裹飯往食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丨丨而丨丨之

操拔篲以待門庭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亦何聞於夫子

淡若水甘若醴莊子君子之交丨丨丨小人之交丨丨丨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奔逸絕塵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丨丨丨丨而回瞠若乎後矣

擁杖投杖莊子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丨丨而起嚗然丨丨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鋤色莊子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丨其丨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別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教所愛相駑馬韓非子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其｜｜者｜｜｜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

待公而食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蘭茝藁本漸於蜜醴荀子｜｜｜｜｜｜｜｜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香酒見上

類相從荀子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之｜｜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善假於物荀子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也

交親不比荀子｜｜而｜｜注親謂仁恩比謂暱狎

贈言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人以｜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舊言荀子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吾鄙之

妒友荀子士有｜｜則賢交不親

緣義而有類荀子其交遊也｜｜｜｜｜

師術有四荀子｜｜｜｜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荀子｜｜｜｜｜｜｜｜弟子通利則思師

立師學成文曲荀子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

君疇務成昭西王國荀子堯學於｜｜舜學於｜｜｜禹學於｜｜｜｜

壹教壹學荀子君子｜｜弟子｜｜

亞成

青取於藍冰寒於水　荀子君子曰學不可以已｜｜之｜｜而青於藍｜水為之而

｜｜｜｜

隆性　荀子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矣

青荓豫讓　呂氏春秋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可謂之友也

十聖六賢未有不尊師　呂氏春秋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帝顓項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

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丨丨人丨丨丨丨丨丨丨者也此

說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丨丨丨丨丨以論道丨丨丨丨丨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觀歡愉問書意呂氏春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丨丨丨丨丨丨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與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謹養敬祭見上

猶事父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

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丨丨丨也

勝理行義　呂氏春秋為師之務在於丨丨丨在於丨丨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琴以為世無復足為鼓琴者

攫飯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丨而丨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與之弟子之籍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丨丨丨丨丨丨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

而航來**翕其羽**揚子丨丨丨朋友助也**七十子肖仲尼**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丨丨丨之丨丨丨也**鑄人**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丨丨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孔鑄**

顏見上**桐子之命**揚子師哉師哉丨丨丨丨也注宋咸曰桐當為侗字之誤司馬光曰侗未成器之人也**模範**揚子師者人之丨丨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而朋而友**揚子朋而不心丨丨也友而不心丨丨也**不心**見上**人道交功勳成**揚子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丨丨丨丨丨丨奚其守**知大知**揚子師之貴也丨丨丨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光初**

揚子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丨丨竇灌曰凶終**易美金蘭詩詠百朋**抱朴子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不强交不苟絶**文中子不就利不違害丨丨丨丨丨丨惟有道者能之**者能簡廣**文中子子謂姚義能交或曰丨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丨子曰廣而不溢又所以為能也**勢交利交**文中子以丨丨者勢傾則絶以丨丨者利窮則散**安得後而不往**文中子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顙頹如也重而不亢目爍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闞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壯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丨丨丨丨丨丨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白首北面**文中子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丨丨丨丨

豈以其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事之無失 文中子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也

唯道所存 文中子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

子尚良食 國語湫舉奔鄭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曰｜｜｜｜二先子其將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

學著人 史記秦始皇紀繆公｜｜｜注索隱曰著音貯又音宁著即宁也門屏之間曰宁謂學於宁門之人故詩云俟我于著乎而是也

解劍繫樹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其寶｜｜之徐君冢｜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心許

見上

文王之師史記楚世家楚熊通曰吾先鬻熊丨丨丨丨也

過閭未嘗不軾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丨其丨丨丨丨丨也

避正堂舍蓋公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丨丨丨丨丨丨焉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史記陳丞相世家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附驥尾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丨丨丨而行益顯

受業身通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丨丨丨丨丨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皆異能之

士見上

嚴事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之所｜｜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

門人益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

儒服委質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避座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此非子之｜也

三為祭酒 史記孟荀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丨馬

相與驩為刎頸交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相如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闘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丨丨丨丨丨之丨

徒以吾兩

人在上見父事張耳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餘年少｜｜｜｜兩人相與為刎頸交｜天下稱酈況賣交史記酈商傳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也按漢書作賣友長事弟畜史記季布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袁絲｜｜灌夫籍福之屬同舍生史記司馬相如傳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其游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皆受業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

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丨丨丨於丨丨丨丨丨丨

錢通 史記酷吏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丨丨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勸誦 漢書王吉傳朋師居前丨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為友世稱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取舍同也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漢書蕭育傳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言其相薦達也

從問 漢書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蕑卿又丨歐陽氏丨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

所問非一師 見上

同門學 漢書鄭崇傳弟立與高武侯傳喜丨丨丨相友善

詣太常受業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丨丨丨

師丨丨後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后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按諸太常受業已見史記儒林傳彼文為典章制度不容入朋友類故録此傳

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

漢書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衡不宜在遠方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

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共學老子於安丘先

生 後漢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

同好 後漢書竇章傳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薦

同里閈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同縣少相善見上

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乎松由是恨之

唯勃能終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馬肅宗即位追賜勃子轂二千斛按唯勃能終謂上書理援也

都講後漢書侯霸傳篤志

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始穀梁春秋為元丨丨泥塗婦面後漢書趙熹傳更始敗熹為赤眉兵
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
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丨丨仲伯丨丨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常言其
病狀以此得免君房有言丹未之許後漢書王丹傳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
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丨丨丨是丨丨丨丨也張
陳凶終蕭朱隙末後漢書王丹傳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
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丨丨丨其丨丨丨丨其
丨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子之自絕何量丹薄後漢書王丹傳家初有薦士於

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之｜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已從君魚受道 後漢書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矣注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按君魚奮字

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後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

舉將 後漢書鄭弘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見上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後漢書鄭康成傳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

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筭迺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本師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把臂託朱生　後漢書朱暉傳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暉｜曰欲以妻子｜｜｜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年五十奉書稱弟子　後漢書朱穆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

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丨丨乃丨丨丨丨丨丨及康歿喪之如師丨丨

貞孤 後漢書朱穆傳論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丨丨而丨丨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葢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埶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靁義云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 見上 **游客門賓** 見上 **交照** 見上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

後漢書橋氏傳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之乍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已及後經過其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泛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奬莭猶仲尼稱不如顔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受詔交公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

好龍也試請見之騆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騆曰亭伯吾｜｜｜｜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時月不見黃生鄙吝復存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之閒｜｜｜｜則｜｜｜之萌

特設一榻後漢書徐穉傳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乎心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去則縣之

絳帳授徒後漢書馬融傳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紗｜前｜生｜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設上賓之位而祠後漢書李燮傳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

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焉

定交杵臼間 後漢書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於｜｜之｜

奔走之友 後漢書何顒傳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者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

詣乞楊生師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巢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乂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丨曰丨丨丨丨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千里結言

後漢書范式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丨丨丨丨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死友

後漢書式傳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丨丨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嘆泣下

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生友 見上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後漢書雷義傳義歸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府同時俱辟二人

賓末 後漢書法真傳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丨丨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遂語平

生

蜀志關羽傳註蜀記曰羽與徐晃宿相愛丨共丨但說丨丨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公義相取

蜀志法正傳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丨丨丨丨亮每奇正智術

分屋而居

蜀志張裔傳少與楗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丨丨丨丨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

石交

蜀志楊洪傳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丨丨也按亮諸葛亮張裔

託心如舊

蜀志張嶷傳注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丨丨丨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草木氣類

蜀志蔣琬傳鍾會至漢城與琬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譬諸｜｜吾｜｜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琬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按琬子

名志相好 吴志太史慈傳慈東萊之鄗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有分災共患之意

少友 吴志太史慈傳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也按融謂孔融

以名與卿 吴志顧雍傳注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至今｜吾｜｜｜故雍與伯喈同名也

升堂拜母 吴志周瑜傳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有無通共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吴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

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按普程普

定僑札之分

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丨丨丨丨丨

德淵不幸俶復於何聞過

吳志呂岱傳吳郡徐原忼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丨丨丨呂岱之益友今丨丨丨丨丨丨丨談者美之

四友

晉書宣帝紀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郡吳質朱鑠號曰丨丨

一面如舊

晉書張華傳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丨丨丨丨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

寄懷

晉書賈充傳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

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丨丨對曰勗請先之

高選師友　晉書劉寔傳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丨丨丨丨以寔為師

竹林交　晉書山濤傳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丨丨之丨著忘言之契

經黃公酒罏　晉書王戎傳嘗丨丨丨丨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羊叔子去人遠矣　晉書郭奕傳初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青白眼　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丨丨丨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晉書嵇康傳夫人之相知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千里命駕晉書嵇康傳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丨丨丨丨康友而善之友其人

於千載晉書嵇康傳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丨丨丨丨丨也分甘共苦情若

弟兄晉書應詹傳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丨丨丨丨丨丨丨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雪霽月朗忽憶戴逵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丨丨初丨丨色清丨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丨丨丨丨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入室賓

晉書王濛傳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㑹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丨丨之丨

入室弟子遞相宣授晉書楊軻傳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賔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丨丨丨令丨丨

丨丨踈賔異客見上

芷蘭之室鮑魚之肆宋書顔延之傳與善人居如入丨丨丨丨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丨丨丨丨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

望塵請友義士輕身一遇拜親仁人投分宋書顔延之傳丨丨丨丨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則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

下席受業齊書劉瓛傳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丨丨丨丨

舉席後前休未遠

隔座 齊書劉璡傳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自｜不復同｜

八友 梁書武帝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

申四海之敬 梁書范雲傳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 梁書任昉傳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遇

一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梁書任昉傳撥｜｜以｜｜｜｜指｜｜而｜｜

嘉爾晨燈惜余夜燭 梁書王僧孺傳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

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畧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毁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懐交相欣朂下帷無倦升高有屬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為士友推重如此丨

嗚騶枉道以相存問 梁書到溉傳性不好交遊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丨丨丨丨丨丨丨置酒敘生平極歡而去

五館生 梁書嚴植之傳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之館在湖溝生徒常數百植之講丨丨丨必至聽者千餘人

雲霞之交 南史謝譓傳譓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丨丨丨丨

善變素絲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

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丨丨丨也

龍門遊 南史陸倕傳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以此名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丨丨丨之丨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神交 南史劉訏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丨丨

畫形相對 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孫測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丨其丨與己丨丨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

朝聽瓛晚聽苞 南史吳苞傳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丨丨丨丨丨也

一面便盡國士之交 魏書袁式傳與司徒崔浩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時朝儀典章悉出于浩浩以式博于古事每

所草創　恒
顧訪之

汲引後生為其光價魏書李神儁傳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四方才子咸宗附之

十善魏書陸馛傳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相和若琴魏書高允傳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並參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歳聊以寄心按子翼

以弦韋為幽贄魏書胡叟傳初叟一見高允高眦字道賜李欽字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

披衿暫面定交一言魏書宗欽傳自吾之于子｜｜｜｜｜｜｜｜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

學徒數百月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

致羊酒 魏書劉昞傳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記注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元處先生｜｜｜｜｜｜｜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

洛陽二鴻 魏書李志傳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忘年之交 北齊書裴讞之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

為羣拜紀 北齊書陸卬傳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卬父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蜯遂出明珠意欲｜｜｜｜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許

放逸之友 周書韋夐傳夐又雅

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丨丨丨丨

易衣而出 周書張軌傳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丨丨丨丨以此見稱

文筆必先呈草 隋書高構傳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甞不嗟伏

處李孟之間 北史盧元傳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丨丨丨丨去其太甚衍以為然按懷仁元孫

不識雙鳳 北史賈思伯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丨丨丨丨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之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影質 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

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有損儒者之風

祖師 北史熊安生傳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

此肉同歸於土 舊唐書李勣傳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絕倫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為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死生永訣｜｜｜｜矣仍收養其子

耐久朋 舊唐書魏元同傳元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第一流 舊唐書裴耀卿傳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為｜｜｜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按佶耀卿孫

談容 舊唐書韋述傳蕭穎士者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為｜｜

楊穆許李 舊唐書楊憑傳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而入焉

殷

顔柳陸蕭李邵趙 舊唐書趙氏傳本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方外十友 唐書陸餘慶傳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丨丨丨丨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

能終始交 唐書盧藏用傳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丨丨丨丨

小友 唐書李泌傳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丨丨

山林友 唐書韋溫傳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贗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號丨丨丨云

韓門弟子 唐書韓愈

傳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丨丨丨丨

忘形交 唐書孟郊傳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丨丨丨丨

功過先聖 唐書張後嗣傳後嗣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胄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丨丨於丨丨

門生門下見門生 五代史雜傳裴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胄孫桑惟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胄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世傳以為榮

晚得二士 宋史張繹傳頤嘗言吾丨丨丨丨丨謂繹與尹焞也按頤程頤

立雪 宋史楊時傳見程頤於洛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丨不去頤既覺則門外丨深一尺矣

心契 宋史劉清之傳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丨丨

老友 宋史蔡元定傳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

學大驚曰此吾丨丨也不當在弟子之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

刺血友 遼史耶律馬六傳恬於榮利與耶律宏古為丨丨丨 **生同川死同谷** 金史欣都傳欣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丨則丨丨居丨則丨丨葬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魯

場屋上游 金史胡礪傳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丨丨丨丨稱其程文為元格

化折行輩與交 元史楊奐傳朝廷諸老皆丨丨丨丨之丨關中雖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

堅若金鐵 元史宋本傳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丨丨丨丨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

平生益友 元史陳旅傳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己集每

與學者語必以旅為｜｜｜｜也

種善圖始蠡能慮終

越絕書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虚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於吴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闗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吴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善為師者｜｜｜｜｜｜｜齊時蚤晚任

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

駿徒 劉向說苑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秪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丨丨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日益日損 劉向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丨丨賜也丨丨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託色託辭託財 劉向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丨丨中士可以丨丨下士可以丨丨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黄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黄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孔子四友

孔叢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丨丨曰吾有丨丨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兄事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丨丨之

至德不離 焦氏易林管鮑相知丨丨丨丨三言於桓齊國以安

朋友道四通財不在其中 班固白虎通丨丨之丨丨馬丨丨丨丨丨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雅徒 王充論衡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卑微年雖幼稚行苟不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丨丨不氾結俗材

身自分熱 應劭風俗通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

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閒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傅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丨丨丨丨三四日閒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閒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閒不為公府所取

乘車戴笠

周處風土記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丨丨我丨丨後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送剪髮鬻

之以為養王嘉拾遺記蘇秦張儀二人同志好學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呼作龐公習鑿
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沔止先人墓操徑入
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丨丨丨丨丨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割席分
坐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
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丨丨丨丨丨曰子非吾友也把臂入林劉義慶世說謝公道
豫章若遇七賢必自丨丨丨丨輒思元度劉義慶世說劉尹云清風朗月丨丨丨丨三人為
一龍劉峻世說注魏志歆字子魚平原高平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相善時號丨丨
丨丨丨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按歆華歆爾汝交劉峻世說注文士傳衡不知先所出逸才

飄舉少與孔融作｜
｜之｜按衡禰衡
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
爾休暢
酈道元水經注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
南白沙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
洲之陽｜｜｜｜｜｜｜｜｜｜｜｜
｜｜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金蘭簿
馮
贄
雲仙雜記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
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曰｜｜｜
一字師
陳京蓀化
錄李建州
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
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
樓曾作客鶴壁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松廟木春示於
干干笑而言善則善已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
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濵莫非
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遂拜為｜｜之｜
一如兒孫禮
李
宗
諤先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知舉時已年高有數
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

偶坐受諸生拜｜｜｜｜｜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羮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

更為僕邵伯温聞見前録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氈一席乃割分之每出謁｜｜｜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將至長社三十里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别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

嘉祐四友徐度卻掃編王荊公司馬温公吕申公黄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

躬嘗藥餌夜不解帶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羇旅卧病寶松｜｜｜｜｜｜｜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於當世

從遊者屨交戶外陶宗儀輟耕録蕭貞敏公𩑰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

於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為不解
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
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
以讀書為志丨公丨丨丨丨丨平章咸寧王野仙閭
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
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
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
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謚貞敏

日

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陶宗儀輟耕錄張毅父先生盧陵人而宋丞相文公
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
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
至燕寓於公因所側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
陽氏於俘虜中俾出其屍先生收拾骸骨
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九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倫常部六

宗族

族子　史記五帝紀高辛於顓頊為丨丨

疏屬　史記田單傳田單者齊諸田丨丨也

綱紀門户　吳志陸遜傳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丨丨丨丨

我家世不乏公　晉書陸士光傳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丨丨丨丨丨

焚香囊　晉書謝氏傳年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丨丨矣

止吾家麒麟晉書顧和傳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氾毓傳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宗姑宋書蔡興宗傳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

後來秀令宋書王惠傳惠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鄙宗之美也

烏衣之遊宋書謝微傳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竝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

僕射平生重此子宋書謝宏微傳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

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宗中千里駒 宋書自序沈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也

大成吾門 齊書垣崇祖傳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汝等不及也

六世同爨 齊書劉悛傳漢壽人部榮興｜｜｜｜表其門閭

服屬易疎不忍言族 梁書夏侯亶傳亶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疎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

已踈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宣對曰臣聞丨丨丨丨所以丨丨丨時以為能對

七十人竝能屬文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丨丨丨丨丨丨丨近古未之有也

吾家明珠 梁書劉孺傳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丨丨之丨丨也

譚子犇莒所以有僕 南史王儉傳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宗豪 南史薛安都傳安都世為強族族姓三千家父廣為丨丨

外無異門內無異烟 南史劉瑜傳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詔牓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房分 魏書宗室深傳其往世丨丨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

因事分姓 魏書源賀傳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

賀偉容貌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今可為源氏

開李魚川

北史李靈傳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川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揆顯甫靈孫

南祖

北史李士謙傳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恢字仲興漢桓靈閒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事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指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於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晃字仲黄芬字季黄勁字少黄叡字幼黄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柏仁子孫甚微

義南從故壘世謂之丨丨鼂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盖自此也始族兄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丨丨丨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門戶所寄舊唐書任瓌傳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仕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已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竝傭保耳丨丨丨丨惟在於瓌推聚昭穆唐書高儉傳贊古者受命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丨丨丨丨使百代不得相亂也自遠會食唐書崔元暐傳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丨丨丨丨無它爨族人孤貧者撫養教勵書忍字唐書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丨丨丨丨以對天子為流涕賜縑粟帛無私唐書劉君良傳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門内斗丨尺丨丨所丨帛而去

均有無 五代史翟光鄴傳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丨丨丨

東眷西眷中眷 五代史裴皞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丨丨居涼者號丨丨居河東者號丨丨

七百口共食 五代史南唐世家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東李西李 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丨丨家昉為丨丨家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置丨丨里中以贍族人

義門 宋史陳崇傳為江州長史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立丨丨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昉家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

道南道北 劉義慶世說阮仲容步兵居丨丨諸阮居丨丨北阮皆富南阮貧

四從同居 劉肅大唐新語陸大同閨門雍睦丨丨丨丨

大柳

舍人小柳舍人趙璘因話錄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丨丨丨丨丨丨挨尚書謂柳尚書公擢

姻戚

魚牲糵酒相名管子舉春祭塞久禱以丨為丨以丨為丨丨丨所以屬親戚也母㚢父㚢揚子南楚瀑涯之間母謂之媓謂婦妣曰丨丨稱婦考曰丨丨注㚢音多贅壻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丨丨賈人取陸梁地注贅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有連史記南越尉佗傳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倉梧秦王丨丨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注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

也

婚友壻 漢書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丨丨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葭莩 漢書鮑宣傳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丨丨之親注師古曰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

連昏 漢書王商傳初大將軍鳳丨丨楊彤為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黄牛嫗 漢書外戚傳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黄牛車故百姓謂之丨丨丨

蟬嫣 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丨丨分或鼻祖於汾隅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外兄 後漢書來歙傳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丨丨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旁婦公 後漢書第五倫傳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丨丨丨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

似我家性 後漢書鍾皓傳皓兄子瑾母膺

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
祖太尉修常言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復以膺妹妻之按膺李膺

綢繆恩紀

蜀志劉先主傳劉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

呂子衡寧久貧者耶

吳志吳範傳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
嫌欲勿與劉氏曰觀｜｜｜｜當｜｜｜｜遂與之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晉書衛玠傳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
｜｜｜｜
｜｜｜｜

冰清玉潤

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女壻｜
｜

豈以五男易一女

晉書樂廣傳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
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
廣｜｜｜｜｜｜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

慕舅夏

俟玄之為人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內兄晉書阮瞻傳｜｜潘岳每令鼓琴鄉親晉書皇甫謐傳時魏郡名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勸令應命謐為釋勸論以通志焉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晉書王忱傳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為賓主風流儁望後來之秀見上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晉書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　晉書陸玩傳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

｜｜慟哭西州門　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世無渭陽情　晉書謝朗傳子絢字宣映曽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裒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按重朗字

東牀坦腹　晉書王羲之傳時太尉郗鑒使門生

求女壻于導導令就東廂徧覿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竝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丨丨丨丨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

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酷似其舅宋書武帝紀何無忌劉牢之甥丨丨丨

一物不具不坐宋書庾登之傳謝晦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箋惟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丨丨丨丨丨丨晦常優容之

制不相糺宋書鄭鮮之傳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勿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

之於毅舅甥丨丨丨丨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丨

此鄭君何為者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嘗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丨丨丨丨丨丨無復甥舅之禮

奉姨有若所生　宋書何尚之傳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丨丨丨丨丨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

親戚中表列門同閈　宋書沈慶之傳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丨丨丨丨於婁湖丨丨丨丨焉劉

家月旦齊書王延之傳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竝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為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丨丨丨丨故邪

修外舅姑之敬齊書王續傳續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丨丨丨丨丨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梁書蔡叡傳時叡內兄王㦛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㦛惲叡讓不敢對祖征曰汝大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無對日下惟舅與甥梁書陸杲傳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通親梁書陸杲傳領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丨丨小事

彈臣不貸高祖曰昇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汝家陽元梁書陸倕傳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之｜｜也吾不失信於故友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當成吾宅相梁書王規傳規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梁書謝藺傳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金柈貯檳榔一斛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

食不修拘撿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是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丨丨丨丨丨丨以進之

額類袁公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丨丨丨丨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二門婚媾 魏書李順傳初崔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丨丨丨丨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

指腹爲親 魏書王寶興傳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丨丨丨丨及婚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

盡其美按寶興母崔浩弟恬之女也推計中表致其恭恤魏書盧元傳度世李氏之甥其為濟川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

按度世元子外生魏書盧道虔傳道虔丨丨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

通直常侍快女壻魏書劉昞傳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

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别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丨丨丨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踈於婦弟北齊書鄭元禮傳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云看元禮比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北齊書崔昂傳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刮目視之北齊書楊愔傳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丨丨

丨丨按惜小名泰王阿翁真得好壻周書陸騰傳尚安平主即東萊王貴平女也魏孝武幸貴平第見騰與語悅之謂貴平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二人相赴若影響周書陳訢傳訢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丨丨丨丨常丨丨丨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訢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訢敝衣冠騎驢而至隋書崔儦傳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元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丨丨其丨丨丨丨丨丨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妻姨北史李順傳祖勳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即祖勳丨丨為此附會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書按祖勳順孫翟輔訟寃甯氏宅相

舊唐書禮儀志母之昆弟情切渭陽丨丨丨舅之丨丨丨丨甥之丨我之出也義亦殷焉

僚壻 舊唐書蕭嵩傳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都陸象先為丨丨象先時為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外家之寶 舊唐書韋述傳景龍中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之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奥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丨丨丨丨也

一日不見則鄙悋生 舊唐書賀知章傳工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丨丨丨丨賀兄丨丨丨丨丨矣

密親 舊唐書韋處厚傳管仲拘囚齊桓舉

為國相治長縲絏
仲尼選為｜｜

外成它姓　唐書禮樂志舅為母
族姨乃｜｜｜｜

脫紫半臂易斗麵　唐書明皇王皇后傳始后以愛弛不自安
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
｜｜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
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媢壻　唐書李紓傳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
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
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雍丘令丘君
明

七壻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八子｜｜貴顯朝廷

佳壻　唐書楊於陵傳十八
擢進士調句容主簿
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
柳曰吾求｜｜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

負以出入　唐書
陽城傳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
餘癡不知人城常｜｜｜｜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景
龍中為潤州參
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
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

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詭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為｜｜｜詭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得芾筆意 金史吳激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

傳賦學 金史王元節傳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其｜｜

離孫歸孫 劉熙釋名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子曰｜｜言遠離已也姪之子曰｜｜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

躡履問訊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公｜｜｜｜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頗似鎮西 劉義慶世說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

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謝公續復云巢丨丨丨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注巢殷顗小字也

潛畫門堂

劉義慶世說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蹟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丨往丨鍾丨丨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形神相似

劉義慶世說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同時為相

陳翔卓異記與妻父丨丨丨丨杜黄裳韋執誼初黄裳為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我女壻不如德與女壻

李肇國史補獨孤郁摧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丨丨

｜｜｜｜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馮翊桂苑叢談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象子｜｜｜｜｜｜｜｜｜

泰山之力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也

良壻段成式酉陽雜俎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時魏知古方及第乃以長女妻之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杖壻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婚禮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打｜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

兒姪連名王讜唐語林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

鸞壻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

官職非籠篋中物吳處厚青箱雜記世傳陳執中作相

有壻求差遣執中曰｜｜是國家的｜卧房｜｜｜｜壻安得有之竟不與

竝居二府　葉夢得石林燕語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荆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連袂連襟　馬永卿嬾真子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又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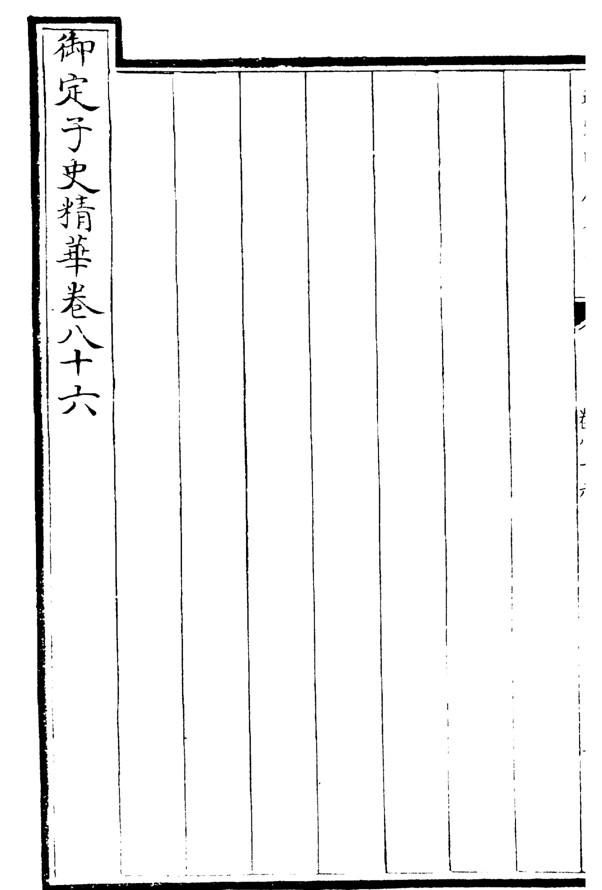
嬌客　陸游老學菴筆記秦會之有十客吳益以愛壻為｜｜

五馬入門　陶宗儀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冠丞相地黄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掻首不見鬖鬆影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

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寫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丨丨丨丨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妙弟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交章薦舉入翰林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大字言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布代

潛居錄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畀丨丨之至今吳中謂倩為布代



御定子史精華卷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